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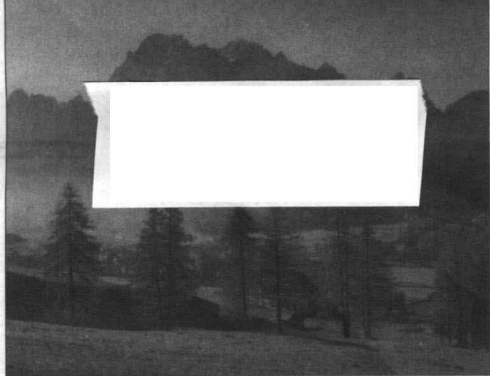


华 夏 书 香 丛 书

梁 永 著

咏 / 苏 / 斋 / 书 / 话

陕 西 师 范 大 学 出 版 社



华 夏 书 香 丛 书

同洲木学

咏 / 苏 / 斋 / 书 / 话

梁 永 著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代号:ZH122700

华夏书香丛书

咏苏斋书话

梁 永 著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市陕西师大 120 信箱 邮政编码 710062)

新华书店经销 陕西安康天宝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8 插页 4 字数 200 千

1998 年 9 月第 1 版 199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000

ISBN 7-5613-1859-6/I·178

定 价:11.50 元

开户行:西安工行小寨分理处 账号:216-144610-44-815

读者购书、书店添货或发现印刷装订问题,请与发行科

联系、调换。

电话:(029)5251046 5233753

弘扬灿烂的“中华书文化”

苏东坡当年在给一位朋友论读书的信中说过：“书富如海，百货皆有。”在如此汗牛充栋，包罗万有的图籍面前，读书人只有“不厌百回读”并“熟读深思”方能进入其堂奥，领略其精微。他更举了孔子为例道：“孔子圣人，其学必始于观书。”

中华民族的先贤，于图书的推重和珍爱之情，实在是史不绝书。

基于弘扬灿烂的中华书文化的构想，我们于1997年春天开始策划这套《华夏书香丛书》。我们有志于通过若干部专题图书，以图文并茂的生动活泼的形式，来深入解析源远流长的中华书文化史，来贴近现代读者的阅读兴趣，来培养读者爱书的情怀，来增益他们对图书的爱好，从而把自己陶冶成为一个真正的中国读书人，进而以优良的心态和教养，满怀自信心地去参与21世纪的激烈竞争。

《华夏书香丛书》，荟萃了一批老中青三代学者和专家的读书随笔和书话小品。尽管他们经历不同且业有专攻，但他们对于书的炽热情感和精到的思考，将通过这一篇篇朴实无华、言之有物、大异于高头讲章的灵动文字，一一传达给读者，并引起读者的

共鸣和思考。

时下,书话丛书在国内已出版了多种,一种既出,皆好评如潮,这是令人欣慰的。我们倒是相信,虽然商潮汹涌,但受几千年华夏书香浸淫的读书种子毕竟绵延不绝!在这种令读书人欢欣鼓舞的时候,我们的《华夏书香丛书》能够加入以弘扬中华书文化为职志的大潮,同襄斯盛并推波助澜,我们是引以为幸,引以为荣的。我们也惟愿这套丛书能够成为我们与书友之间的桥梁,从而以书会友,以友弘文,共同构建我们理想之中的“书迷天地”与“书香乐园”。

自序

咏芬斋，即是雍庐

梁 永

从1985年起我有了一间14平方米的房子，作为书斋使用。这样，也算实现了多年来的理想，喜不自胜了。

把原来散置于各房间的书架集中起来，又新买了两个书柜，居然有七八架书了。存书以现代文学为主，自然没有宋刊元槧，但有些作家的题赠本或签名本，融有难得的师友之情，在我是很为珍贵的。

施蛰存先生的小说我很爱读，前几年施先生给我写过个李白诗的字幅。钱君匋先生赠我的一幅“插了梅花便过年”的国画，原都是无处悬挂的，现在悬挂在书斋内了。唐弢先生1985年给我写过个折扇，1987年又写了一个条幅，上面各书均为作七绝一首，前者是《偶成》（1982年3月作），后者为《倦听》（1942年作），前后相差40年，两者意境不同，但我很喜欢。

1984年残秋我到富阳去，参观了鹤山双烈亭（纪念郁达夫先生及其令兄曼陀先生）和达夫故居，承达夫先生的公子郁天民先生接见，临别时天民先生在我小笔记本上写了如下诗句：

风雨故家秋到迟，

茅庐门巷似当时。

纷纷厚薄鸡虫失，

却诵炎荒离乱词。

感谢现在有了复印技术(且可放大缩小),我乃连续放大两次,配镜框,悬之素壁,日夕观赏。另外还有古典文学研究家顾学颉先生和经济学家李文治先生写的条幅。

有了书斋,自应有个斋名,我为此思考了很长时间,最后定了两个,它们都是从我名字“永”字上生发出来的。其一为“咏苏斋”。古人有白苏斋,并列白居易和苏轼,我则独喜东坡,特别对苏词倾倒备至。“咏苏”是歌咏苏东坡的意思。其二为“雍庐”。“永”是永远,“雍”是和谐。我家本和谐,我和老伴以及贝、璞、珞三个孩子,五口之家和谐欢乐,题为“雍庐”,实为纪实。

雍庐已请老舍夫人胡絮青先生题额,咏苏斋由黄源先生题写,都足为寒斋生色。钱君匋先生还以高年为我篆刻了藏书印,并为我作了图案风格很别致的藏书票。藏书票上画了一只公鸡,他大约希望我黎明即起,孜孜不倦,如公鸡那样吧?

书斋中的珍藏品,还有两本册页。较大的一册是《师友赠画》,已有胡絮青和新凤霞两位先生的画幅;较小的一册是《师友题写手迹》,已题写十多幅,其中除赠书诸师友大多已题写之外,还有严家炎、姚锡佩、彭家瑾、汪敬虞等先生的题赠手迹。

你看,我的书斋不是挺像样子的吗?

本集所收,为我近年所写文章的一部分,大都在报刊上发表过。内容可分为五辑:第一辑谈现代文学;第二辑谈论古人;第三辑为书话和读书笔记;第四辑为游览人文古迹后的游记;第五辑为研究穆时英的专文,另附黑婴先生忆穆时英的文章一篇。

1990年元旦

目 录

总序 弘扬灿烂的“中华书文化”	(1)
-----------------------	-----

自序 咏苏斋,即是雍庐	梁永(1)
-------------------	-------

鲁迅在大钟楼上的居室	(1)
------------------	-----

镌块石牌也好

——从鲁迅住过的地方谈起	(3)
--------------------	-----

叶圣陶的谦逊	(5)
--------------	-----

郁达夫与风雨茅庐	(6)
----------------	-----

郁达夫生前未发表的一篇早年记事文

——谈《东都旧忆》	(10)
-----------------	------

周作人与山本忠孝	(13)
----------------	------

关于刘大白的两条史料	(16)
------------------	------

画家陶元庆	(18)
-------------	------

彭家煌与罗黑芷	(20)
---------------	------

关于赵景深	(22)
-------------	------

靳以三事	(25)
------------	------

老舍把自己写进小说	(30)
-----------------	------

作为小说家的沉樱女士	(32)
------------------	------

我所见到的晚年的许钦文先生	(35)
---------------------	------

师陀三事	(38)
------------	------

重读遗简忆师陀	(40)
---------------	------

叶灵凤及其读书随笔	(46)
-----------------	------

赵、叶与麦绥莱勒木刻故事画	(49)
海派与海派作家穆时英	(52)
凌叔华的散文	(57)
三小姐叔文的小说	(61)
金石不随波	
——三访钱君匋	(63)
双钱映辉	
——钱君匋艺术院与钱松岳藏画室	(65)
作家的少作	(67)
访问俞芳谈许羡苏	(70)
杨荫榆之死	(74)
程小青侦探小说著译编目	(77)
叶灵凤的前半生	(81)
叶鼎洛其人其事及其作品	(90)
古井彩笺 江楼竹园	
——纪念女诗人薛涛逝世 1155 周年	(94)
从正史、野记和小说看桂良这个人	(96)
宋代名妓一日间的心思动态	(99)
丰子恺与郑振铎友谊的记录	
——读《湖畔夜饮》	(103)
旧书新得题记	(107)
散文品书录三篇	(112)
品评三本苏曼殊诗集	(117)
北大旧人与北京旧事	
——《负喧琐话》读后感	(122)
杂文家写的诗词丛话	(125)
《中国现代散文一百二十家札记》	(128)
黄仲则·厉樊榭·倪云林·金冬心	
——读四篇以文人为主人公的历史小说	(131)
1945 年 6 月柳亚子在桂林吗？	
——《文人笔下的文人》一书的瑕疵	(135)

倡伦的《向水屋笔语》·····	(138)
兰姆笔下的“家”·····	(142)
莫洛亚和他的两本作家传记·····	(146)
绍兴鲁迅故居及其附近·····	(148)
郁达夫吟咏过的地方 ——屯溪追忆·····	(150)
追随郁达夫的履痕 ——富春江行·····	(152)
文艺旅游·····	(156)
山游三题·····	(157)
牡丹江小记·····	(162)
牡丹花会期间的洛阳街市·····	(166)
迷人的敦煌·····	(173)
龙山梦·····	(179)
秦淮两记·····	(181)
鸿门两到记·····	(185)
苏东坡在徐州的踪迹·····	(189)
桂湖杨慎故居漫步·····	(191)
南北两座大观园·····	(193)
新感觉派作家穆时英及其作品·····	(195)
附录:我见到的穆时英(黑婴)·····	(233)
后记·····	乐朴(241)

鲁迅在大钟楼上的居室

鲁迅先生自1927年1月18日从厦门抵达广州，临时在宾典旅馆住宿一晚，次日早晨在许广平和孙伏园等人的帮助下，搬进了中山大学的大钟楼，一直住到3月29日。（《鲁迅日记》“1927年3月29日下午晴。移居白云路白云楼二十六号二楼”）在大钟楼共计居住69天。

在这段时间内，鲁迅先生接见共产党员毕磊、徐文雅等，并秘密与中共广东区委员会书记陈延年会见，还多次参加中山大学的教务会议，会见日本友人和广州的进步青年，在中山大学和别的单位作过多次讲演，二月间还到香港去了两天，作了两次公开演说。这些工作，在反帝反封建和与国民党右派作斗争方面，是很有影响的。

鲁迅先生在大钟楼的居室，在二楼西北角上，有楼梯从外面上楼。这间房子原是孙伏园的，鲁迅到来时孙伏园将它腾出来让给鲁迅居住。

至于这间居室的具体情况，鲁迅先生在《在钟楼上》这篇文章中曾有叙述：“我住的是中山大学中最中央而最高的处所，通称‘大钟楼’。一月之后，听得一个戴瓜皮帽的秘书说，才知道这是最优待的住所，非‘主任’之流是不准住的。……然而这优待室却并非容易居住的所在，至少的缺点，是不很能够睡觉的。一到夜间，便有十多匹——也许二十来匹罢，我不能知道确数——老鼠出现，驰骋文坛，什么都不管。只要可吃的，它就吃，并且能开盒子盖，广州

中山大学里非主任之流即不准住的楼上的老鼠,仿佛也特别聪明似的,我在别地方未曾遇到过。……”

现在这间住室辟为广州鲁迅纪念馆的一部分,恢复了鲁迅先生当年居住时的原状。自然,经过解放后的整修,老鼠是彻底消除了。现在复原后的房内有一张木板床,一张书桌和一个书架,书架上摆着线装书。此外,还有吃饭用的方桌和小茶几,以及书箱和鲁迅亲笔写了“L.S”字样的藤箱。因为器物少,使这间面积不很大的房间显得空落落的。大家都知道,鲁迅先生生活非常简朴,正如他自己说过的:“生活太安逸了,工作就被生活所累了。”在参观时,我亲眼见到他的生活环境,联想到他当时的紧张工作与斗争,使我感受到很大的教育与鼓舞。

镌块石牌也好 ——从鲁迅住过的地方谈起

最近读到舒芜先生《〈阿Q正传〉的诞生地》和邵燕祥先生《挪用晋款修复鲁宅议》两篇文章。舒芜先生建议用社会集资的方式来修复北京八道湾十一号鲁迅故居，邵燕祥先生更建议挪用山西太谷县修复孔祥熙官邸之款以修复鲁迅八道湾旧宅。这些建议都是合理的。可是实行起来，恐不是简单的事吧。记得西安两年前曾拟议集资修建一个鲁迅先生塑像，谈了一阵，后来也无下文了。移用地方款项，又谈何容易。

我到北京，不仅到八道湾十一号鲁迅先生住过的前院看过，还到宣武门外南半截胡同寻访过鲁迅先生住了八年半的绍兴会馆，可惜了无痕迹，问附近居民，也毫无所知。这样，就打消了我去鲁迅先生砖塔胡同住处探访的念头，因为我不知道门牌号数（后来才知道现在是84号），估计是更难找到了。

后来我将找寻情况向唐弢先生谈过，唐弢先生认为至少应该在门口悬一标志，以便于仰慕者前来探看。至于修复为“故居”，那不仅有修建费用的问题，还有住户迁移等复杂难办的事，不见灯市口西街的老舍故居，迄今仍不能开放的事吗？

邵文中说：“北京中国共产党创始人、烈士李大钊故居也只在门外墙上镌一石牌，表示‘保护’而已，住户杂居如故……”我是同意唐弢先生意见的，在鲁迅先生这些住过的地方，镌一石牌，嵌入墙中，作为识别，也是好的，这该是易于办到的事。

广州鲁迅先生住过的中山大学大钟楼那个房间,已作为鲁迅纪念馆恢复原状了。东堤白云路上白云楼鲁迅居室门前墙上,也有广东省镌的一块石碑。北京五四大街北京大学红楼、上海山阴路内山书店旧址门前,也都有石碑标记,这两处也是和鲁迅先生有密切关系的。南半截胡同、八道湾、砖塔胡同三处,也都可以先立一块石碑,以免湮没。

50年代北京出版社出版的《鲁迅在北京住过的地方》(孙世恺编著),很多年也见不到了,建议也可重印一下,至少可在鲁迅博物馆及其附近的鲁迅故居发卖。

叶圣陶的谦逊

叶圣陶先生去世了。叶圣老寿达耄耋，告别仪式严肃隆重，可算是福寿全归了。但想到五四老人又少去一个，还是无限悲痛。

关于描绘圣陶先生丰采神韵的文章，我比较喜欢黄裳先生《访叶圣翁》（载入《花步集》中）。文中说“圣老的为人，和他的文章，他写的字，他的待人接物……一样，平易之中自有端严”。我以为“平易”二字很传神，其中包含有谦逊、不摆大作家架子的含意在內。

我和叶圣陶先生没有见过面，但通过一次信。那是将近半个世纪以前的事了。大约是1942年吧，圣陶先生内迁到后方四川乐山的武汉大学，他当时已是名作家，大学教授，而我却是一个偏处西北一所大学里的普通学生。当时我借到一本夏丏尊与圣陶先生合编的《文心》，读后很受裨益，但还有些问题想进一步请教，而夏先生在沦陷区的上海，就冒昧地给圣陶先生写了封信去。原估计恐未必会有回信来的，不意未过多少日子，我即收到了回信。信封是土纸的，中式，信纸也是红格竖行中式的；其中详细回答了我的问题，并一再申明意见不成熟；字是墨笔工楷，写得非常秀气整齐。当提到他自己时，在一行右侧写一小的“钩”字（圣陶先生名绍钧），这真使我感动，印象也极深刻。这封信我一直作为珍品保留着，到十年浩劫时丢失了。

圣陶先生在文学和教育方面成绩卓著，可称述之事甚多，我这里只结合自己的亲身感受，谈他的谦逊，以寄托我的哀思。

郁达夫与风雨茅庐

风雨茅庐是郁达夫先生在杭州场官弄所建造的寓所，于1936年初建成，到2月2日，达夫先生就离家到福州去了。以后虽也几次回杭，但也只短期停留。抗日战争后，杭州于1937年11月被日军占据。算起来，达夫先生在风雨茅庐中的时间是很短暂的。可是，这一住所的营建，却花费了达夫先生不少的心血。

郁达夫早有给自己造一所住宅的打算，他在1935年所写的《住所的话》中，一开始便说：

自以为青山到处可埋骨的飘泊惯的流人，一到了中年，也颇以没有一个归宿为可虑；近来常有求田问舍之心，在看书倦了之后，或夜半醒来，第二次再睡不着的枕上。

也是在这篇《住所的话》里，他还提出对住所地点的考虑，说是：

若要住家，第一的先决问题，自然是乡村与城市的选择。从清静来说，当然是乡村生活比较得和我更为适合。可是把文明利器——如电灯自来水等——的供给，家人买菜购物的便利，以及小孩的教育问题等合计起来，却又觉得住城市是必要的了。

最后选定杭州：“杭州这一个地方，有山有湖，还有文明的利器，儿童的学校，去上海也只有四个钟头的火车路程”，是个比较理想的“具城市之外形，而又富有乡村的景象之田园都市”，而且王映霞家在这里，又与郁达夫先生自己的家乡富阳近在咫尺，所以选定杭州是很合情理的。虽有好友鲁迅先生写诗劝阻，郁达夫先生还是在杭州定居下来了。

“自从迁到杭州来住后，对于住所的问题，更觉得切身地感到了。”因为“杭州的一般建筑物，实在太差，简直可以说没有一个合乎理想的住宅”。由于此，郁达夫先生便积极筹措，要在杭州建造自己的住宅，其结果便是这座风雨茅庐。

风雨茅庐的建造，大约从1935年入秋以后开始动工，用了半年时间，年底告成，郁达夫在1935年11月19日日记中说：

场官弄，大约要变成我的永住之地了，因为一所避风雨的茅庐，刚在盖屋栋；不出两月，油漆干后，是要搬进去定住的。住屋三间，书室两间，地虽则小，房屋虽则简陋到了万分，但一经自己所占有，也就觉得分外的可爱……（《冬余日记》）

郁达夫的老友孙百刚描写道：

达夫他们的风雨茅庐在1936年年初建成。那时我和纪瑞（孙夫人——永注）从北平回杭，达夫已到福州去了，由映霞一个人出名发来一纸请帖，请我和纪瑞到新居风雨茅庐吃饭。那是一个星期六的夜晚，我们早一步到场官弄去，到门口一看，气势相当豪华。两扇大铁门敞开着，一条水泥铺道一直通进去。如果坐汽车去，可以直到正屋前下车。我和纪瑞一路走进，映霞已迎出来。我们先看南向的三间正屋。当中一